

丈其橫濶三丈有奇其硬如鉄觸之無不碎衝之無不破遠可支六七十近年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機所望而畏焉者也如蒙本院查處差官移咨廣東軍門轉行東莞縣將民間烏尾大船加價收買或費七八百兩可得一隻如福建浯嶼得二隻銅山烽火各一隻浙江亦量買二三隻就雇驍勇兵夫撐駕無事之時許附近一二日內程途生理在船什物先以官給後責令自備自修繫各水寨不時查考如此庶幾木堅可以經久廣大可以壯威衝擊可以必勝又此

船海上所無可以免意外之患閩浙之所當買未有切於此者亦以備采擇云耳亦不敢以為是也合就呈詳施行等因到院批本院前言已盡該道復申是說蓋懼本院之不悟耳海船橫肆極矣本院之意買船如買馬骨欲使潛消默奪此盛彼衰其事難其費博該道之意帶牛佩犢伏至險于大順取之左右逢其原其事易其費約非不悟也夫保甲之法不行於土着之民輪班之法欲行于航海之衆本院在南贛時已有此論矣所病者該道相持經歲故所在尼而

不行。至今尚稱未報。且各寨藉口無船。查船之數。今日始得尚多。欺隱該道亦稱數目不對。入官編號者該道也。按察各寨者該道也。在官者今日乃問其船何在。在民者安能使之大順。使之逢原。侵欺影射者未能御之以法。不聽丈量編號者。安能嚴行府縣拿獲究治。但以百數聽調爲詞。不以千數嘯聚爲對。但知近寨聽調之便。不知遠寨應變之難。但知聽調者之爲功。不知幸脫者之爲罪。但知羅俊之得策。不知漏卮之非計。此本院所以終於不悟耳。如本院初意。凡違禁者皆入官。入官者皆編號。則聽調者自有收羅區處之術。嘯聚者幸脫者自有公私順逆之分。操之既嚴。利之乃惠。泰阿之柄在我。虎豹之威在山。原與該道之意不背馳。特先後着之間耳。向使同心力行。經歲軍衛有司。誰敢不報。誰敢藉口。海防亦畧有緒矣乎。本院初命。乃永爲定規。今命乃事寧回奏。在該道度之而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富文也。有追思范六丈之時。本院亦未敢執以爲是也。具出回繳。

計處海防竈船事

海防灶船

溫州府申詳塩法察院明文許單桅船載土煎塩本
府巡捕官編號定界緣由批海邊柴滷原無禁約但
恐以海爲家之徒借此爲名出洋通賊耳編號定界
有地方之責者好爲之不必請詳繳申又據總督都
指揮劉恩呈稟前因批塩課海禁皆 聖祖之制原
不相妨海利廣而塩利微 聖祖所以嚴於海禁而
專于塩課者至深至遠之慮也塩課勤則塩利廣海
禁嚴則海賊遠而塩利興塩法舉自夫陰晴之圖廢

而塩課漸疎擾害之例行而海禁漸弛馴致竈戶
其本業競趨海利名曰取柴滷曰補塩課實則與賊
爲市利歸勢豪害叢官民而塩法亦廢二十六年長
亭塩場之禍兵燹一空可鑒矣若外海大洋非砍柴
取滷之地軍門禁捕非沿海近處之船海禁塩法固
並行不悖也惟一等人鼓侵奪塩法職掌之說以濟
其出海之私耳海洋交鋒止論強弱官兵獻俘孰分
民竈必擇竈戶而縱之則將來勢豪之家皆投爲竈
戶矣設有登岸劫虜復如長亭其咎誰歸仰巡海道

通行沿海衙門知會，或有相妨，不嫌申處，具行過緣由繳報。

議處海防事

添設兵寨

據福建福寧州知州孫勳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使張棟會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辰時，奉本院批據福建分守建寧道左叅政汪大受呈稱，添覓船隻僱募水兵，再批海道議報緣由奉批，近據把總官張棟呈募外塘沙洽兵，卽行依擬，惟調用嶧嶼等澳兵船，計或有碍，行會該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以備顧此失彼之虞，未據回報。今如該道所呈，再批海道益遠益悞矣。仰州將掌印官孫勳之議，依擬施行。一面會同張棟將先批事理作速議報，不盡事宜，不嫌面盡。此繳，依奉案查，先准把總指揮使張棟牒，奉本院批，據本寨呈前事，奉批外塘沙洽兵，依期加募，不必再議。秦嶼等澳兵船，應否更番調用，卽會福寧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分作一總，添官分領，未知孰便，作速會同呈申定奪。備牒議報，准此查議間，本月初六日，奉本院親發圖

志面諭隨該知州孫勳查得舊烽火門水寨原在本州五六都三沙海邊後以風濤不便泊船徙一都地名松山爲今烽火門南跨官井洋一百二十里北距沙埕澳一百六十里節因倭夷寇擾議抽福州左中衛并福寧衛大金所官軍添守分撥沙埕澳爲北哨官井洋爲南哨本寨實居中兼制之後以會哨不常兵船遂廢以致沙埕失守海寇內侵流江等都致被兵燹愁苦莫甚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幸蒙軍門遠見特將該寨移置涑江控制咽喉腹裏地方始得安枕但流江山勢峻峭地逼巖崖民遭兵燹之餘城當創立之始或者私議以爲難守然而制勝以險任事在人流江原撥官軍已有三百員名又蒙議准捕盜鄭明等哨船四隻兵夫一百四十名存留專一防守風迅時月又准仍覓外塘船兵六十餘名是我兵不爲寡弱外侮亦難乘虛矣惟流江以南自沙埕而外如黃崎水灣嶸嶼三沙迄于松山各處地方居民徑與大海外洋相連草撤乘便風潮頃刻帆檣可至小則男婦爲其鹵掠甚則房屋被其焚燒倉卒支吾實

難爲力。若嶠嶼居民頗衆，尚能抗禦，其餘各都人烟既少，勢已不敵，足持自己門戶幸矣。安有餘力可以資人。若將各灣再撥流江更番，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以爲流江則善矣。如門庭之患，何以故本州近奉勘議小春事情，略將地方緩急大槩，議于水灣烽火，各添覓兵船二隻，互相哨守，以爲涼江應援之助。已蒙詳允。涼江似亦可以無慮矣。爲把摠計，正宜急烽火，嚴斥堠，謹瞭望，使警報得以相聞，呼吸可以立至，而又率領兵船教演水戰，不時出駕水灣等處，互相會哨，使兵勢常合，不至渙散。舟師常練，不至生疎。則勝筭有餘，而操縱在我，臨事不撓，而地方可安矣。不然今日覓兵船，明日調兵船，徒爲區區保守一隅之計，沿海姑置度外，則亦將焉用彼寨守爲哉。至于南哨官軍，專爲防守官井洋，而設蓋以其地海中伏出淡泉，賊船乏水，往往經此潛泊，汲取因而劫掠爲害。先年官軍在於苔崎古鎮門地方住坐，去官井洋不遠，賊猶不敢深入。後以因循日久，官軍還卽黃崎鎮下，賊遂得以內侵。乃今又住在鹽田渡頭，是我兵

愈退愈近。而賊船漸進漸深矣。事勢若此。何補地方。查得烽火門南四十里。至高羅巡司。又二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十里。至羅浮澳。又十里。至延亭巡司。延亭又二十里。爲本州五十三都。地名大箬頭。此內不十餘里。卽官井洋淡水之處。本地與羅源縣鑑江灣對港。名爲門夾。乃官井洋喉舌之衝。內包沙洽竹嶼。文崎武崎漁洋武曲等處。一港通福安白石巡司。一港通寧德縣雲淡門各地方。艸撤賊船。常由此處進入劫鹵。官軍又遠在黃崎鎮灣。隔越二百餘里。一時

有警。策應豈能及前。竊以大勢觀之。大箬頭實與流江相似。亦一方要害之區。愚計以爲南哨宜遷置此。使與流江角峙。中分烽火爲界。南屬官井。北屬流江。彼此交持。首尾相制。則大金沿海一路。外地既有援。應官井洋腹裏一帶內地。亦有藩維矣。第計南哨官軍數少。止百名。大箬頭居民又少。並蓬茅數屋而已。一旦驅之住守。必須添撥官軍。創造營宇。然後人心始安。查得大金所軍士四百八十名。除老弱并出海等差外。見在二百七十名。原撥烽火門出海餘丁二

百二十五名，除諛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五名，奉革空閒，定海千戶所，去此只隔一潮，亦不甚遠，况又原隸福寧衛屬，本所官軍六百八十餘名，餘丁亦應稱是，若將二所各撥軍士六十名，餘丁各六十名，各委千百戶各一員管領，比照出海事例，屬大金者行大金倉，屬定海者行連江縣，各就近支給行糧，湊南哨原額官軍共三百四十員名，定委寨官一員，爲官井洋水寨總領，專在大箬頭信地哨守，仍照流江事例，添覓外塘大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捕盜

二名領之，專一巡哨本轄地方，如此則海賊南自福州小埕而來者，見有官兵，既不敢進，泊于官井洋，而得以制其水火之路，北自浙江鎮下門而下者，聞有援應，亦不敢深入于流江灣，而可以絕其糧食之資，似此亦於地方頗得兩全，而亦庶乎可免顧此失彼之虞矣，嶸嶼等灣兵船，免其更翻調用，留預于本處地方，并將南哨官軍，遷置大箬頭地名，行撥大金定海二所官軍，照數僱覓外塘兵船，委官總領，專一防守，以免流江顧此失彼之慮，其軍兵口糧工食等用

軍餉不足。聽于本州糧剩銀內動支。惟復別有定奪。伏乞照詳。奉批仰州掌印官會同把總官親詣地方。相勘歸一區畫。停當會呈繳報。依奉除添覓船隻。僱募兵夫。已奉批允。及將嶧嶼等灣兵船更翻調用。有碍施行。難以再議外。隨該知州孫勳會同指揮張棟。卽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洽灣乘船歷覽官井洋。并寧德縣界溪福安縣古鎮門羅源縣鑑江灣濂灣門等處大勢。行至地名韓庄。日暮就彼經宿。次早循韓山踰北辟山二十里。爲東冲五十三都地方。又二里許卽爲大箬頭。隨登本山至頂。屏空地。環顧左右。惟左邊海灣一處。面臨濂灣。背倚東峯。左抱尾崎。右襟大箬。外控大海洋次。內制五港咽喉。一水灣迴。四面環合。風潮不露。氣脈亦完。且前係沙泥。旣可以容泊船隻。後連峻嶺。又不至肩背受侵。誠要害會一方之總區。形勝曠百年而有待者也。乃由本山降觀其地。委果風氣完聚。實非一時偶然。隨丈量得本地海沙長計七十丈。堪以築砌城牆。東峰山下有田一片。濶計九丈三尺。稅計四畝三分。審係本都里長鄭惟

清戶田時價值銀每畝四兩，堪以官買起蓋寨宇，又有荒埔一所，長計四十丈，濶計一十七丈，堪以起造軍營，并演武較場，左右灣尾二山，上有頂屏，各堪豎立望臺，撥軍瞭望，有警張旗放銃，立刻卽知聲息，可以先事預防，且兵船不必迎敵，但鳴鑼爲號，各船齊執鋒利器械出列本灣門前，賊亦自將畏忌，不敢輕犯我鋒而入，萬一不測，分布步軍兩山排伏，一時臨警，矢石交攻，賊處其下，我臨其上，彼將何技，可以敢當，似此新寨一舉，五港可以高枕無虞，縱有小寇時

發，自能尋踪追捕，可以立獲，何者外無從入之寇，則內無乘寇之端也。然則分設新寨，豈唯可防外洋之盜，抑亦潛消內寇之機乎。僉謀旣同，乃由故道回至東冲鄭家，又訪得本處先于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賊登岸攻劫，彼因衆禦不下，賊乃潛從東冲前灣進入，放火燒焚，乃又親行到彼，看得面有海沙空地，儘亦平濶，上有荒枯田地一帶，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司，遂由此處轉歷官赤二崎，長沙下埔等，閱視外海形勢，經延亭舊巡司廢城，盡爲荆榛所蔓，乃令弓兵

砍闢一路實見基址尚存但本地多山民居隔遠止有灣民鄭瀚等一二人告願置復本司緣看大逼海濱勢實孤懸難以獨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羅浮澳卽南畔中哨之地烽火門原撥官軍四一員各延亭高羅二巡司近撥弓兵各十五名在彼守把不十里卽爲閭峽灣聞各官軍往多還卽此灣住坐不在羅浮以致去年黃祿等家遂爲夷船抵岸海牆亦被攻破今亦應于羅浮灣內分撥哨船二隻以爲信地使彼各有栖止不得擅離而後可以責其專守耳本灣

又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二十里踰積石卽爲高羅巡檢司原有舊城視延亭尤頗完固附近亦有人家以上二司近議遷改延亭於北港高羅於閭峽各地方置立俱各見在興工然北港則僻在裏洋閭峽則人烟稠密且習與海賊角敵人各知兵官軍置此實爲虛冗延亭似應於東冲前灣設立以與官井洋水寨互相爲依高羅似當修復舊城以衛該都百姓已令一面搬運見買木植等料於見擬地方興作候詳允日豎蓋完功外踰此又歷虎嶠古縣黃沙等處四

十里卽爲本州并烽火門切看地形。譬如一人之身。舊寨處于腹脅之中。流江正當左臂。官井洋乃其右臂也。臂能運動。始可自衛。若一受敵。豈能制人。流江今有水寨。左臂旣無患矣。官井洋不爲區處。則流江遙隔三百餘里之外。風潮不便。動經數日之程。右腕爲人所握。剝膚之勢。豈不殆哉。此福寧南哨另分一總。愚竊以爲此又軍門明見遠慮。高出尋常萬萬者也。况烽火門之至流江與黃崎鎮之至烽火道里正適相等。官井洋立寨。與流江南北角峙。則東連鎮下。

南接小埕。會哨可以及期。應援又爲甚便。握要聯勢。孰善于此。但寨守新立。人心尚懷危懼。必須多撥官軍防守。以先創始。然後可以圖惟厥終。隨查得流江官軍。見在住劄一百九十名。分撥哨守一百四十名。俱福州左中二衛并大金所軍。數已有限。難以改撥。惟存留守禦舊寨。福寧衛軍二百一十三名。各軍去寨不遠。內多潛回住坐。并查原撥官井洋南哨軍五十名。係福州左中二衛官軍。今已分設寨官。亦難復令在彼。應在存留福寧衛軍內。照數撥抵。事體得相

安、中哨南畔官軍，亦應割附官井洋寨，添撥軍士十名，奏原撥四十，共五十員名，照舊守把。及查大金所見在操軍二百零四名，原選出海，今革閒住餘丁一百七十餘名，定海所在操軍士共三百一十五名，餘丁一百九十名，俱堪量行於內派撥。大金所軍士五十名，餘丁五十名，定海所軍一百名，餘丁一百名，奏福寧衛，今撥抵南中二哨軍各五十名，共四百名，專在官井洋新寨哨守，仍俱准照出海事例。福寧衛并大金所於本州、定海所于連江縣，各倉庫按月關給行糧四斗，以慰其勞。更照流江近議聽其請給軍餉，亦于外塘沙洽僱募大船四隻，水兵各六十名，該地土官各一人帶領以協守之，并於烽火修完哨船十四隻內，分撥六隻，添克官軍出哨之用。管領軍職，合用千百戶官各三員，衛總指揮官二員，應于該衛所官內差委。其把總官推選，隔別衛分賢能指揮一員，定委責其總領，庶幾付托得人。而又定畫二寨界限，分烽火門以北自一都至十二都沙埕等灣爲流江管轄，自烽火門以南黃沙古縣至福安黃崎鎮等澳

爲官井洋新寨所轄地方、流江仍分水灣爲北哨、自南鎮而外至十都嶸嶼而止、烽火門爲南哨、自一都以迄于七都一帶地方、官井洋寨則改羅浮中哨爲東哨、分管舊延亭以東、至附州黃沙等處地方、改黃崎鎮南哨于古鎮門爲西哨、分管寧德縣青山灣以西迄于福安官外南三塘等處、各港門、四哨官軍各分領哨船二隻、務照今定信地、專一在彼巡哨、不得潛住人家、以生侵擾、二寨把總、居中兼制、仍責流江常于沙埕、南鎮海口、官洋常于官赤二崎、各處不時督駕兵船往來巡哨、因以習演水戰之法、但遇一方有警、卽行飛報來攻、敢有逗遛不前、致失機事、逐程跟究、罪坐所由、如此則沿海常有兵船、舟師操駕、可得習熟、官軍不爲虛設、遇警防禦、乃爲無虞、再照福安長崎地方、原設塩運分司、在彼掣課、塩引、塩船俱由本地興販往來、船隻必經新寨之前、若與本寨置一驗引官司、委官坐掣、塩船文引、務由此處投驗、不係詐冒、掛給號記、方許進港、則新寨又得商船爲伴、官軍聲勢、因而可張、且私塩亦因可革、似此亦係一

策其新寨軍器、一時遽難修置、合于流江量分一半、
克用、候事定之日、另行措處發添、并照二寨官軍出
力衛民、固當體念其苦、然百凡供億、皆出小民膏血、
亦應常加點閱、使兵皆強壯、毋致閒曠、庶幾地方有
賴、不至浪費錢糧、若非委官時加稽攷、未免人心翫
弛、易於怠忽、會呈到院批議處周悉、一方之民自是
帖席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

宋徵璧上水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編輯

陶方燦星若參閱

許黃門集

疏

許相卿

論內侍納銀贖死 內侍贖死

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又聞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
爭不數年，予告歸，竟不再起。
堯舜不能以為治，信然哉！則臣於今日斷獄不能無

先生以世廟初為省垣，數上疏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惑焉而職司獻納是謂得言遭逢聖明是謂可言於此嘿嘿無所逃罪故敢陳其愚忠幸陛下裁納竊照犯人張銳張忠于經王欽等罪惡臣不能徧以疏舉其屢訊而具服者載於刑書渙於綸音炳如也有一於此罪不容誅眾惡畢彰百死莫贖又何議乎方其憑寵靈擅威柄毒流怨積以致神器幾危逆藩乘隙先帝憂勞崩逝厲階禍本實自羣兇臣意孝廟神靈之震怒兩宮慈愛之痛忿天下臣子之悼恨而舉欲甘心焉者殆皆鬱積磅礴無所於逞臣又意

與獻帝之在潛藩入此限言宛而深易于處納憂本根之將顛思休戚之與其切

齒憤懣何以爲情陛下旦夕視膳蓋嘗經於睹記矣迺者登極首逮兇邪列聖格歆薄海悅服端始于此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華元姦巨憝許之滅死贖金斯言一傳群望大駭詎意正始渙號遽已棄信失刑神怒紆而再鬱人怨解而復結不知陛下何以對越孝廟何以承顏慈壽何以上慰興獻帝之靈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臣民是以前日人心庶幾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

此二語去焉切直

矣。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且昔者不察而墮
姦法固在也。今也獄成而聽贖。并與法而亡之矣。
祖宗勞神遠慮。立法爲千萬世之防。陛下祗博數
十萬金以廢之。豈不甚可惜哉。政以賄成。法由近格。
臣恐自今人皆不復畏法。惟務積金。有金而罪無不
免。以必免之計。肆無涯之心。臣又恐將來禍亂。不但
頃歲之幾危而已。然群兇得肆於昔。所謂非一朝一
夕之故。猶可說也。彼於陛下無糞除之勤。無阿保
之舊。而亦欲僥倖以釋愆。彙以贖要領。果何術也。侍

左右者。先爲之容也。左右之爲此度已異日之將出
於此。故力爲之地。所以自爲地也。臣以爲若人亦可
誅也。不獨若人也。刑部尚書張子麟。都察院右都御
史張綸。操三尺法。司天下命。古臯陶之任也。干紀群
兇。不能亟議早決。故爾遷延。曲爲比附。雜然衆犯。概
以大辟。原其意。非欲援輕以入重。迺欲推重以附輕。
俾得徐肆夤緣。巧惑聰聽。矧大獄未竟。堅疏乞歸。不
圖始終。不聞執奏。避事保身。殊非大臣守職任怨之
義。臣聞春秋治惡。必先黨與。子麟等尤可罪也。乞勅

法司將鏡等首惡悉照原擬明正典刑其餘某等竄放逐并左右先容者連坐黨惡以謝天下仍黜子麟等以為無法利姦之戒

論內侍義男廕官疏

內侍廕官

臣聞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眾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而不得私也

武廟時內官以軍

項者欽準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一時騰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兵部尚書彭澤肇言之兵科給事中許復禮等又言之

論之

工科左給事中安盤又言之人三為眾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論曰已有成命了再論曰已有

旨了三論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夫朝廷之

政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

躡踵有非分無厭之求許之名器躡濫何以成朝廷

不許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阻之臣聞故兵部尚書

是時文成

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今兵部尚書

伯爵尚未叙封故耳

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正憲為錦衣百戶賢非欽之子欽之隸耳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冕與正憲

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然則欽爲亂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等爲負言責。陛下守祖宗之法。亦似少失初意矣。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識者猶曰非德賞也。而濫恩如此。人言如此。陛下尙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詞。有盡奪寵靈之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伺曲贊。又將藉爲他日之地者乎。陛下重違內豎而輕拒士大夫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陛下亦嘗槩於中。而求其端矣乎。臣爲是懼。伏望寢前命褫賢官。以重爵賞。以回天意。亦以塞小人非望之圖。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論政權疏

政權

題爲體剛德操政權。以折姦防亂事。臣惟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擅則亂。賢公卿大夫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故於今日誦

詔令窺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
已、凡在有位、義當亟聞、臣待罪言官、若更隱忍、死不
償責、是以冒昧言之、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竊
觀 陛下入繼大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
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
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欣欣引
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稅政乖令、日
以益甚、殆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
術、而陰伺巧移、以謀矯竊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自

今漸實生習、習實生常、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
士、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私刑
賞、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
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輔
臣懇懇爲言、漫以知道荅之、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
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
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罪林俊以違旨、怒言官
之奏、擾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
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

廢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喜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剛廉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爲去計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中間或有懷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分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爲識趣臣以爲非直非俊之伍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恬然乎臣又知其必不能一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昔病已阡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救之虞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武宗承孝廟之澤是已於今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之攻之也溫涼忒節食飲不時遂至長已陛下承武宗之禍是已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已亂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伏願陛下憬然覺悟收還威柄法大舜勿疑之勇奮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

塞人心以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綏留故老，延訪忠言，詳察民隱，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祖宗。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弼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謀，實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而近習私人固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論罰言者疏

罰言者

題爲宥敢言，罰失職，以昭懲勸事。臣抱疾私居，伏讀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會論比來賞罰命令不當者數事，禮科給事中章僑劾東廠太監芮景賢罪狀有六，戶部主事林應驄認罪回話，遂及優禮大臣俱奉欽依，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陛下氣驕志怠，迥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書曰：從諫則聖。詩曰：詢于芻蕘。夫聞諫而從，不待諫而詢，往哲虛心舍己，以求合乎天下之公，每如此，今陛下不惟不詢，且不能從，又加罰焉，恐非所謂與治同道者也。夫使三臣者，言或未當，尚冀優容，以勸來者；况頃來戚宦私人破格之恩，權豪近

幸翫法之宥。言官章䟽拂違之批答。謂學會言之不當。恐不可也。郭九臯四品守臣。爲一郡父母師帥。景賢據其部民一面之詞。奏行逮捕千里之外。傳所謂父子皆獄。是無上下也。不然。僑何親於九臯。何仇於景賢。特爲朝廷惜此事體耳。謂僑言之不當。可不可也。陛下初政。延用故老。溫綸異數。鄭重優隆。蓋將賴以共安社稷。凡所建白。未能盡見施行。迺復詰責其字畫差謬。若祇使之奉行文書。然者。諸臣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應聽之言。似尤不宜謂之不可也。然則三臣者。陛下果何意而罰之。俸。臣未遑援引舊聞。姑請以覩記聖政質之。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答言者。始曰這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尚漫應之。又曰已有旨了。似已厭之。又曰如何這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查究。然則又將有甚於此者矣。陛下一人之身。再暮之闡。從違如此。夫豈群臣遽皆變移狂惑。莫能將順德美。抑或陛下深居高拱。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樂諂媚之言。恃盈成之業。逸欲日勝。驕怠漸生。

也。晉武帝以平吳息，隋文帝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陛下睿質聖志，天下想望，上希堯舜三王，而顧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也哉！況今東夷蠢動，北虜狼顧，潢池弄兵之赤子，所在蠶起，官軍俸糧缺支，動十數月，計數動十百萬，邊倉儲蓄，不給周歲，南都旱疫，方數千里，近者威茂，又以地震告矣，人心皇皇，正仁聖憫，懼延訪，亟圖所以消弭拯綏之時，匹夫有言，宜若重於泰山，而三臣相繼，因言得罪，殆陛下未嘗少加聖心乎！風旨所布，孟水隨形。臣

恐自今大小臣工，以言爲諱，朝政闕遺，生民困阨，中外姦欺，莫得上聞。陛下孤立蔽欺之中，顧倚近習私人，共圖社稷至計，岌岌乎危哉！臣誠懼大患，義愧敢言，懷不容已，非敢黨三臣以自爲地也。若臣者少嘗有志，長不如人。陛下擢司言責，已再閱歲，曾無忠言嘉謨，上悟聖心，少裨時政，方恥素餐，而學會等乃以言罰俸，比肩同列，臣實厚顏。如蒙收回學會等三臣罰俸前旨，仍罰臣俸以懲失職，更乞以學會等建白，一一勅付各該衙門議擬施行，庶有得於不遠。

復之義而陛下無損納諫之明臣亦少免尸祿之愧且俾失職如臣者戒敢言如三臣者厲賞罰當懲力昭闕庭無壅禍亂可防治平易致矣臣不勝惓惓書

與錢海石第二書

星變

伏奉高論星變仰觀博古之學憂時之誠傾歎無已僕嘗聞之師中土文明火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變往往多事皇初載籍未備傳聞多訛無庸強說越稽春秋以來凡當是歲鮮不禍應惟漢武帝世

祖唐文皇宋真宗四朝獲免而武帝征伐禱祠幾續亡秦世祖承王莽更始之亂因天悔禍之初文皇亦以末年征遼大役武氏僭亂亡將及矣真宗差爲太平而契丹敗盟天書誕妄東封西祀虛耗海內未爲全盛也入我天朝初丙午爲元亡再丙午爲宣皇之元三丙午丁未爲憲朝之末今值厄運而聖德消弭卒無其應天下蒼生之福也然比日靄電虹霓非時大變頗駭群心說者疑以海舶應之夫海賈擾攘自是付託非人變通無術張皇迫逐致然所謂庸

皇明... 卷之...
然後倭寇為亂者數歲
人擾之者也。愚策特費一提舉司官吏監督互市。自
可一疏而辦。所謂化盜賊使為良民。妄見殊不以是
為意也。

與胡梅林中丞

倭奴

海寇弄兵首尾三年。躡踪八郡。相卿至愚無識。非敢
自以其言為重也。竊謂夫澈浦一城。懸絕海岸。隔離
衛所縣邑。遠者七八十里。近者猶四五十里。孤特獨
立。四無人煙。知傾巢之繫危枝。有兵猶僅自保。人少
特一空戍耳。去歲五月。海寇數百。白晝猝來攻城。時

有統兵徐指揮。公差李典史。協奮乘城。牌石滾木。沸
油毒箭。交墜如雨。賊眾救死扶傷。亟遁。自是以來。賊
凡五六過城下。聞鼓疾走。不復敢近。蓋懲前失利也。
識者以為賊所必由熟路。不可一日無備。而又以兵
少糧不繼為憂。近乃掣去統兵并湖處兵。往乍浦。存
留老弱數百。城中無不自危。昔者鄉民日有千百。扶
携入城。冀免死亡。今城中日有十數。商議出城。別尋
活路。使賊陸行。猶倚衛兵先捍。使其舟至城邊。河泊
不下三四處。維杙到城。直三四百步。競進疾攻。欲禦

無人求援無路。賊將爲刀俎，人盡爲魚肉，執事雖甚憂，而欲拯之，其將能乎？徐行健者不知其素，然統兵於澈二年，却守法，亦知持廉，士心頗皆畏服。故今急乞鈞裁，復調徐統原兵，更益兵千數守澈，則地利素諳，兵將相習，不特澈爲可保，且聲勢連絡，海寧亦自增氣，執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只空城餌寇，或入據之，則列屯喪氣，省城亦且寒心，禍患未知所弭，相卿室燬肢殘，然亦有水郵僻境，緩急倚爲三窟，實非全恃澈城爲全身保家室謀，而爲此嘵嘵也。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張 蕪組垂叅閱

鄭黃門奏議

奏疏

鄭一鵬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却番王貢獻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臣
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不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足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沖澹世廟初政大卽位之初珍

改正德末年之弊故疏欲却異物之屬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潘巧異玩罔于嗜好古帝王莫

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 乾明門等處禽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菊秫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

放未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卽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爲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爲法。迺欲踵周穆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

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爲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

禽鳥蟲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爲獻則皇猷益光聖德益隆臣不勝願望之至

止傳乞抑奔競疏

彈劾席書

近該吏部題爲纂脩事奉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爲乞恩比照事例該陞館職事奉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夔編脩欽此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

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爲政臣謹按會典內一款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叅出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叅送法司重罪黜退爲民等因奉聖旨

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列聖愛之重之，布在令甲，爲子孫法。我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若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爲之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爲，而書敢冒爲之，是其罪反浮於寧彬輩。謂陛下爲何如王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爲天子巡守重臣，不爲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爲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俱夤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克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旣

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邪

小人，龍斷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聖意恣行胸臆，凌

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璉萼以誣

構大臣，既見其疏，畱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以改

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萼璉之疏，必不上矣。書

無過刻然持論甚正

挾私誣構，專恣欺罔，璉萼甘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

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弟

乞官，上壞。祖宗成憲，下污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伏望。皇上大奮乾斷，收回。成命。

將席書亟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

亦乞查照節年題奉。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

退為民，其書及璉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廷議，別

白是非，取自。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夤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

仕路永清矣。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乞宥諫官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有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

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

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

此疏亦得歐陽永叔遺意善于進規

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

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

沉湎酗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

樂受之。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

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

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羣臣皆為

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

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

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祖視朝罷。召六科

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

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

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

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

來。朕每聞羣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過。未

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

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許直尚書李慶請罪之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少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命士奇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許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朝政有缺大臣有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陛下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羣奸至手擊錦

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劾也故當時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謇諤之風以開億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憫以爲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美少淪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陛下慎重綸音以示天下以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爲

堯舜主斯我。祖宗所樂聞在。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構以竒禍，遂使諫諍路阻，姦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爲，仰賴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爲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會所以感觸諱忌者，以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奸大惡，如道瑾寧彬輩，誰敢

爲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乃今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乃爲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耰鋤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冰霜夏殞，山谷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直隸以達

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會若復補外誠恐羣臣以爲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會收回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爲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祖宗齊美虞周實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倦倦之至。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重經筵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

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經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聖明裁察，幸甚。一講讀之官，莫難于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岳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魯鐸、翰林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還，士類莫不惜之。乞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經幃，使得

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爲善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
 非正人書所謂小木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厥
 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臣聞 太
 祖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
 楊士奇等日造 宸前承 顧問漏下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
 至以 聖躬過勞爲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
 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進

講之際 段所陳者 聖心有所疑者無耻下問或 宮中所看

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卽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

備在史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講亂講

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

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成哀

帝以滂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

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替隋煬帝以

任刑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

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

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
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
之身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
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
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一學問之功莫貴
于有恒切見孝宗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方纔
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竝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自生日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卽
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祖宗
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便殿
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聖。躬。又
得。以。輔。養。聖。德。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好。學。樂。善
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
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韋大理奏議

奏疏

韋商臣

應一詔陳言平大獄疏

陳言平獄

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卽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卽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叅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爲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羣臣伏闕號泣以評觸犯聖怒，大臣調

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爲首克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劊死者，編修汪思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拏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拏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竒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一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爲伏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

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陛下持重。大宗崇奉正統。爲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爲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母德純爲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今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懽心。臣夙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先帝朝罪謫者。陛下悉

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

可謂正言無忌

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

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謂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及織造逮繫諸臣。其疎慝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

賴義以奉迎。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館毅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于當時，拏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勅，或失安靜之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直而欽等遽有拏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陛下在上，顧反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奸之故。今日恃陛下為甚厚而敬，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

皇朝通志